理學逢源

理學逢源卷之七

婺源汪　紱原名烜燦人集　門人余元遴秀書　嗣佳麗南

後學董昌瑛厚山　校

外篇

王道類　君道　王霸　用人　治歷明時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後世非無賢君而治不若三代以無政故也古今無二道則無二政而必謂三

代之治不可以復施於今則亦惑矣

本天道施王政緝此篇以定天下之大經昉百王之大法

君道

君道立而四方則之君也者民之表也道也者民之範也人主繼天出治爲天下王非有治天下之本無以立天下之極非有治天下之法無以一天下之民然本立而法以行法行而澤以究故爲君者不患無首出之資而患無首出之德不患無治天下之法而患無治天下之心不患無以致唐虞三代之隆而患吾峻德之不明敬義之不立不

患民風之日下臣鄰之不直而患吾身之不足以作則吾信之不足以孚民誠能體天德之元而居敬克己以大其無我之心則仁心浹洽而天下皆在吾胞與之中體天德之亨而聲律身度以愼其威儀之則則顒顒卬卬而天下皆仰其圭璋之望體天德之利而順帝之則以盡乎物理之宜則因利利民足以綱紀四方而萬物各得其所體天德之貞而精一執中以藏天下之用則人物臧否不足惑吾之知而一理渾然泛應曲當於是萬邦協和黎民於變天地爲昭四靈可至若此者以誠爲要以敬爲基以致知格物爲聖德之端以盡人合天爲君道之極而仁民愛物

莫非其德之推禮樂兵農莫非其道之用一人有慶兆民咸賴此之謂王道若君道不立而欲以長民治世比隆於唐虞三代之治也不其難哉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眞西山曰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若夫先之以格致誠正而後次之以脩身則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後學從入之途厥功大矣○先儒謂帝王之學

與儒生異此未然也天人性命之原人倫物則之理儒
生所當知尤帝王所當知風華月露之文章句記誦之
末非帝王所當務亦非儒生所當務也自君道與儒道
分而天下無善治自學術與事功異而天下無眞儒矣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
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
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
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

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明及人之事不外一身之脩夫德即王道之本然末及乎經綸區畫之詳也〇仁即心之正也讓即身之脩也心正而孝弟慈之念肫然身脩而孝弟慈之施藹然

用情無所辟而意無不誠此所謂爲父子兄弟足法而教成也蓋心之不存每由於用情之過用情之辟則意念雖非有他而貽害已不淺凡人皆然人君爲甚一有所怒而羣小之傾善者遂得以乘之一有所好而險壬之逢君者遂乘間以入之縱英賢之主能悔覺之於後而前此之失已不可挽所謂投間抵隙爲厥心病也危己哉說命曰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君子必無時不敬庶有以立天德於身而爲王道之本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

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娟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

能違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矩者此己正之心絜矩則舉此心以度人心而使之各遂其正也愼德所以立吾心之矩而忠信又愼德之方也誠意正心脩身矩之所以立而同民好惡不專其利則絜矩之所以行也能如是則用人行政皆合乎天下之公而養民教民之方無不盡善矣此所以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也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
功一也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
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
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

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

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

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哀公問政而孔子責之君身且告以脩身之方與夫變化氣質之道是知有國者非無政之患而患無立政之人非無人之患而患無治之身非身之患而患其無好學力行知恥之心以致夫百倍之功而全其所性之德也至於爲政之大經則不外於九者而由身及家以措之朝野暨於天下則亦惟本之以脩身焉其曰脩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柔曰懷則又以一心貫之要於誠而已矣誠則仁矣擇善固執求仁之方也○九經非必方策所布有此九者亦非夫子

一時撰出但聖王之治天下其大要自不外此

大禹祇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

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克艱者知其艱而能慎也以克艱之心爲政則政乂而
黎民敏德矣儆戒於無虞之日正所謂克艱也儆戒於
身又儆戒於用人處事又儆戒於施之百姓者皆所以乂
政而道黎民也德惟善政無其政是徒善也政在養民
無其實是徒法也脩六府和三事屢省乃成久而不怠
鼓舞盡神則以實德行實政於民又正克艱之實也○
脩六府者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已立養民
敎民之基矣和三事者則又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

輔相之道而爲善政之全也

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脩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

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勑我
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
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
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
下敬哉有土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允迪厥德治本之所以立謨明弼諧治道之所以行愼
厥身脩思永所以允迪厥德也由身以及家則惇敘九
族矣庶明勵翼則謨明弼諧矣邇之可遠始家邦而終

四海也然若茲固邇可遠而非知人安民則無以達之於用蓋果其愼脩思永則知盡仁至而知人安民之用出又惟其有知人安民之哲惠而後足以徵其愼脩思永之實功能知人則在位皆俊乂而有以收庶明之勵翼而庶明之所爲撫辰凝績者又莫非求以廣安民之惠而已也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所以共勵翼於安民而寅恭懋政則勵翼之者又必惟庶明之力也無教逸欲無曠庶官官人之必本於愼脩思永也聰明明畏民心卽天安民之必本於愼脩思永也周公之戒成王孔子之對哀公其大旨皆然先聖後聖其揆一耳

子夏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凱和樂也弟平易也禮樂之原天地自然之序自然之和也致推至行實踐也至謂至善之地也志於至善而念不紛則詩以言志亦發乎情而止乎禮義矣言皆盡善而無擇言則言行相顧而範乎節文者不敢不勉矣禮以飭躬而行日熟則樂生而不可已有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者故性情之際樂易和平萬物一體其惻怛慈愛之懷自有隨感而發無所不至者矣五至之序由內及外由體達用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其明於天道而禀之一心篤恭而已是以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者如此五至實皆一志之致焉已也禮樂哀見於

外者也而志則本乎內者也則豈必歌舞揖讓衰麻而後爲禮樂哀哉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極於宏深而靜密則此心純乎天地之和無聲之樂也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此身合乎天地之序無體之禮也民胞物與一視同仁則此心卽天地生物之心矣所謂無服之喪也行是三者存養以立靜之體省察以審動之機克已以復心之德正所以致其志而止於至善也如此則凱弟之至而民生以是遂禮樂以是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時行物生莫非天理發見流行之實即所謂三無私也

人君能潛會而默體之使此心純乎天理之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則清明在躬而志氣與天地合矣神者天地之妙用也無私故神聖人亦猶是耳是以凡物之將至其兆朕惟聖人必先見之如天降時雨則山川必先出雲其感通之自然蓋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也長發之詩言湯之聖敬有以昭格於天而式九圍是湯之能無私以安天下湯之德參於天地也嵩高詩本以稱申伯之德記者引之以言周之德有以合天而鍾賢哲是文武能無私以安天下文武之德參於天地也

記有錯簡

此參改之

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
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
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
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
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

矣禮卽身之所履者而因以品節斯民也

以上言政本於身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誠而已矣誠則不息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興邦喪邦決於君心之敬肆而已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

心不恆而身無德則舍己責人苛刻拘求輕躁率易而文綱日密科條日多朝令夕改民罔適從矣居敬則此身足以化民而事亦無廢弛無事於擾紛而民自安矣若後世之好侵吏治朝夕紛更及老氏之恬淡無爲苟安忽略則胥失之者也

以上言政本於心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事用人民國所有事而敬信節愛主以君心君無往而不盡其心此五者其大略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智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以得人爲先務智仁備矣知人安民無二事也

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此卽行簡之道

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政有訏謨遠圖行所當行則效自至見小欲速此霸者之所爲驩虞後世之所爲苟治也○問霸之道僞也豈見小欲速之謂乎曰見小欲速此所以流於僞也所見者小而功利之圖則苟然自欺而不暇問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心欲佚民則求其所以佚之者必至至於道有必勞之而後可遂其佚者則勞之乃所以佚之也心欲生民則

求其所以生之者必周至於道有必殺之而後可遂民生者則殺民乃所以生民也若苟簡姑息以爲治及殘民以逞則胥失之者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尤政事之根本也

以上言政之當務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

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敎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此政之施於民者也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此政之本於身者也欲仁得仁則本身加民之交歉於身所以仁己施於民所以仁民也身脩而政治則得仁矣屛四惡皆去私之事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

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此王道之大端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足民食防民患皆君子有孚之惠心食足而禦周民亦既惠我德矣而養老達悌教化又卽行於兵食之中況躬行之率學校之脩尤有與足食足兵而並行者此上下之所以能交孚無間也三者不具不足以言政其不得已而議去則時勢所逼姑擇其急且重者而謀之一

時之權也信以全民性食以全民生其輕重較焉矣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撙節愛養所以立經制之基分宅授田所以盡愛養之

刱蓋孟子之時王制廢壞久矣制田里盡經畫一時未能猝舉故其設施先後當如此然則後世而欲取法於三代其時措從宜而更張以漸者亦必有道焉矣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禮所以爲敎敎卽禮之實也性所以爲生德卽性之理也六禮七教人性之所固有然不爲之著其品節則氣

或流而無節而不爲之講明其理則其德亦隱微而無以興起故設官以脩明之而八政之齊則又卽民生日用之常而品制之以立禮教之基而防人欲之肆者也事爲如九職任民之事異別如尊卑貴賤之差度丈尺量斗斛數卽異別之數制卽事爲之制八者相爲經緯也凡此皆以一道德而同民俗也虞之巡狩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如五器武之革命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後世此之不脩而國異政家殊俗焉異端乘之邪慝並起噫欲民之寡過也不其難哉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顏子博文約禮已具天德於身夫子告之以爲政之法損益四代以爲王道之槪也古者布政授時具於頒朔如夏小正月令之書可考也行夏時而凡敬天協紀撫辰凝績之政皆統是矣車服者議禮制度之大端乘商輅服周冕而凡辨上下定民志其所以酌乎文質之宜以納民於軌物者胥視此矣王於樂以章德而用之移風易俗則尤有非徒外襲者舞韶樂焉則必思夫盛德之所稱事功之所就有所以致其爲盡善盡美之實而

後以用之而無忝也放鄭聲遠佞人防微杜漸則正所以堅其法古之志而已耳雖然無以爲王道之本無相民出治之心而徒曰法古也則曰取殷輅周冕而服乘之曰取韶樂而舞之而曰此聖人所論爲邦斟酌百王之大法也其究何益於治哉漢武初變秦法非大可觀而改用夏時一事最爲得當然自漢以來皆以人正未之有改乃雜闔刑德陰陽之說以著之頒朔而政合之而絕無與焉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者哉漢魏六朝官制非古至周隋之間而蘇綽始取法周禮自唐及明亦皆法之然官名周也其實則非周也有關雎麟趾之意

而後可行周禮周官之法君子其知所本而務求其實焉可也

以上言治法

或問荀子曰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未聞脩國也君者盤也盤圓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蓋古者盤是圓器盂是方器

董子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

揚子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此揚子知本之言哉然謂治之在道為小則傷巧而恐未有當也

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朱子曰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禮義知四者動靜言貌聽視無違之謂純朱子曰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心純則

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周子曰仁義禮知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眞善言天德也夫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治天下也或問周子雜串書易爲言不太巧乎曰此正周子看經書爛熟故隨手拈

程伯子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

徹頭徹尾是道蓋塞兩天地無非此理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蠻貊之風其原始於大宗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

程叔子比九五爻傳曰人君當顯明其比道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天下孰不比之若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

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

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

人主當防未然之欲

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

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生於忽微而志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

訓箴諫左右前後用非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道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為宗社生靈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聖人大經大法備在方册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

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此以上八條皆言君道

論治者貴識體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立治有體施治有序

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

養民者以愛其力爲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爲政者必重民力

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

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

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以上九條言治

張子曰今人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如孔子可作亦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耳大都君相知父母天下而不知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苟視民猶子則必不如秦漢之少恩為五伯之假名故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能使吾君愛天下之民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治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道學脩天德也致術行王道也有學術然後有事功何二事之有學非天德無學術也治非王道無事功也末學苟治烏足道哉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敎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敎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敎養而不能用之爲治而不法三代者終苟治也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塞閉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

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旂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敎

訓有傅以傅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媺詔之
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
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
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
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
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諍臣七人
面折廷爭以正捄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
己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

足以作父覗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誠服儻於其閒復以新舊爲親疏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天下者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

是以雖有英雄之才尙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天理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少有壅閼人欲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動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

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

者正吾此心所以爲天下萬事之本也心正則身無不正而天下歸仁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爲萬世法程也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

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亦明愈久而愈暗矣

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

人主當以明理為先黄勉齋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變然後能意誠心正而可應天下之務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如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

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正心誠意之為急也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情則氣象差如言字正當耳徒順人情則氣象不能皆正當也

井田肉刑二事盡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為非合順人心故昇而易行此管仲之器小霸者之所以雜霸也井田肉刑行之似非順人情然理有當行可行之處故曰二事儘有曲折當時自安石新法人多以二事為非故朱子之言如此耳

欲鑿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澣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

王霸

君天下者謂之王長諸侯者謂之霸此王霸之名所由起乎是故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文王受命爲西伯周召分主天下諸侯謂之二伯初未嘗聞霸者之必有異於王道也迺自周道既衰齊桓創霸管子脩内政以寓軍法恃强力而假仁義借尊攘以遂其私而繼是宋襄效之晉文效之詐力之張日流日甚由是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而自是王霸之分乃益極遠矣從來王霸之辨曰誠

曰僞曰大曰小曰雜曰駁盡天之生人只此實理純乎天理之正此王之所以爲誠也雜於人欲之私此霸者之所以爲僞也誠則物我同仁內外一致而德量極於無外僞則假借行私急於功利而所就止於小補要之則誠僞盡焉矣夫天有實理人同此心而霸者之自甘於僞也是則何歟厥惟氣習之故氣稟少殊習之愈遠是以君子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使其心正身脩夫然後由身及家平均天下皆以此實心爲之通貫而實理以得實事以行實功以奏若乃動於形氣之私而無以自割自乂則其見理也不明其循理也不篤是以終於自誣

而何由達到其心亦遂以是爲自足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下此而刑名術數愈離其宗淡而還其位雖王其道實霸習焉安焉而不自知也非一日矣噫王道之不復也孰滌其源而斷其根以奮然於唐虞三代之治歟

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凡人功之所就視乎其用之所施用之所施視乎其中之所存中之所存視乎其量之所受量之所受視乎其

心之所主心之所主視乎其學之所造故君子格物窮理確乎有以知至善之所在則心有所主而毅然力以赴之擴而充之不以小成自安不以一善自足不以一毫私欲自累不以一夫不獲自寬斯則所受者宏而所施者自裕故蘊之爲天德用之爲王道霸者不然則一匡九合皆不過虛張架式巧作支吾用之雖有微功按之都無實在所謂功烈如彼其卑者則亦何足道哉

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齊桓霸業不滿人意處多然其不滿人意處正是其掩飾不周處未盡用知術故也晉文卻做得更覺轟烈然

其轟烈處正是他全用智術處亦因齊桓用詐於前故晉文效之於後又在外十九年人情世故愈熟機械愈深故他做來全無忌憚凡事占便宜又占道理其心術幾不可問充之則操莽由此出矣是以夫子寧取齊桓噫霸業亦有升降也世道可悲也夫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王霸之辨誠僞而已王者視天下如一身痛癢相關焉

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霸術不可不省察也朱子論王霸而
本之學者之身可謂親切至矣

漢宣帝雜王霸爲治元不識王霸只是以寬厚與做王嚴酷與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熙寧一劄而無餘蘊矣廣宗
之見今人仍自轇轕不除如啓醫以平緩之方爲王道以峻烈之方爲霸道亦此類也惑甚矣

清簡公曰易言太極天德也書言皇極君德也君與天合德而萬國咸寧霸者渺然小矣

用人

爲政之要在於用人用人之要在於擇相相得人則六卿皆得其人而大綱舉六卿得人則庶司百職皆得其人而

萬事理然必知之真而後信之篤信之篤而後任之重任之重而後優之崇優之崇而後用之久用之久而後大臣得以展布腹心大行其志如堯之任舜舜之任禹皋陶湯之於伊尹成康之於周召則所以治道化成而子孫黎民無不大蒙其福也不然而位若傳舍則雖禹皋稷契無以表其長旁落其權則雖伊尹周公無所施其力或外示尊崇而心懷顧忌或責以吏事而自矜獨斷此小臣宦官所以得因而間之而又烏在其能相與以有成也然信任固不可以不專事權固不可以不重而苟非其人則適以致權姦之禍則知人之所爲難也知人誠非易易然考之其

生平之素履察之其立心之隱微求之於剛方無求之於詭隨求之於休休有容無求之於多才多藝求之於鎮靜不煩無求之於苛深險躁求之於遊於予心無求之於遜於我志則人之賢否要非難辨而要在於人主之清心寡欲爲有以得之不然者明知其賢而牽制於私而不用明知其不肖而以其能順己也而用之此唐元宗之所以輕棄九齡而久任林甫明熹宗之所以終殺楊左而反用忠賢也若乃臺諫之官納言之職則天子所以廣聰明而補闕失者所貴求天下之善言以資獻替補衮職之有闕而批逆鱗無取偏私阿黨以相搏擊苛毒瑣屑以滋煩擾然

亦惟人主之清心寡欲者爲能有以察之受之而不啻不敢含怒也至於庶司百職則惟其材設官無取乎過多事權無取乎相掣而郡縣之有司則人主所與共此民者又不可不慎擇其人也大抵牧民之官有能惇大成裕者謂之循有能明作有功者謂之能能吏才而其偏易至於生事且貪酷者得而托之循吏厚而其偏易至於姑息且罷輭者得而托之然而爲循吏者鮮赫赫之聲爲能吏者易致當途之譽有心於干譽則亦何不自見其能故與其能也無寧循矣要之寬洪惻怛期於宜民則又非奉法避過碌碌庸人之所可與是又在銓選之明哲監司之公平而

存衡則尤在一人之瘉瘝矣至君取人之道則以核實不
以春華雖當廣其途以收之要必嚴其品以核之唐虞之
世雖亦曰敷納以言然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非徒以
空言取也成周之法鄉舉里選故濟濟稱多士焉至於周
衰而後官多世及才德之登庸者鮮矣漢初卿相多高祖
故舊勳臣然高文景武畧詔求賢董子賈生公孫宏之輩
皆由徵辟而後起東漢之士尤敦氣節是以雖當外戚炙
手內豎煬竈之時士猶以力死爭忠義代不乏人是漢風
之近古也魏之中正九品雖非盡善而猶存古意唐始制
科英雄入彀身容書判無當實用文辭詩賦何濟蒼生又

況循資格之為聖書此用人之所以寖失也夫後世取人以文而求其實之茂鹽人以利而欲其守之廉此不幾南轅而北轍乎及乃賄賂公行人嫌銅臭而仕宦之途無人心矣尚安望其上致君而下澤民哉然則為人君者而有志於圖治則正心脩身固其本也而所以優禮大臣之道推賢進士之方又何可不加之意焉以取法於唐虞三代歟

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

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大臣能集眾善之長為己長則職盡人君能得一人之善集眾善則國治故人君首重於擇相也

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　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

大臣得其人矣而不知所以敬之則終無以收大臣之效也○唐虞三代君臣拜稽此上下所以交而為泰也暴秦而後尊君抑臣也甚矣所謂敬大臣者可概見歟

論語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憂在得人急先務也憂之也切故得之者眞得之者眞一故信之也篤而任之也專且久然後仁恩徧覆乎天下矣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

勞而霸

不召而就之所謂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學焉以明其道臣之使行其事昔武王於太公則曰師尙父桓公於管仲則曰仲父觀國語管子之告桓公則其學焉者可見矣後世惟昭烈之於諸葛武侯其庶幾乎後世人臣固鮮有足當人君之師者而人君亦鮮不以屈節於臣爲其恥也盛治其可再見哉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

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志在富貴者容悅臣也志在功名者社稷臣也天民者志於道德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也然守之也大人則德博而化矣大人者惟孔孟程朱

乃足以當之天民則大賢以上如共城是也社稷臣後世漢汲黯孔明唐狄梁公宋璟郭子儀宋司馬君實范希文皆可當之容悅臣則皆是也士苟一念之動於富貴焉欲無為容悅臣不可得也

孔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人君知此則君子小人皆可以收其用矣

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誠如是則容悅之臣無所容而忠讜之臣至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小人之得而侮其君者以人君啓之也人君好諛而佞人進人君好色而女戎進人君好侈而珍異進人君好財而聚斂進人君好畋而狗馬進人君好技而方術進人君好功而武功進一君之身而小人環向以希寵而以非道事君實則侮其君者也君無或啓之則侮無自至矣君能喜聞過則忠言入於耳矣是以為人君者惟清心寡欲之為貴也

周書立政篇 已見第五卷中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臣以義合者也故施報之間常如是臣而敢寇讎其

君者君實先爲冠雒者也君自爲冠雒矣臣實有心爲君者能力禁之使不冠雒我乎至於世之人臣毋有以犬馬自況也又得毋非國人其君者耶

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忠信則心與爲體重祿則身與爲體後世多權術馭之而已

論語曰無求備於一人

不多求人所以能收用人之效也

成王命周官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

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
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
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
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
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
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
于方岳大明黜陟

公孤以成君德六卿以治君事獨言六卿分職率屬者三公無專官三孤無官屬也治內郎以倡外京畿爲四方之極也建立公卿所以治內巡職時巡所以治外內外一也先內後外序也此周官大略蓋與周禮大同周禮無公孤公孤亦以三公惟其人而以六卿之有德者兼之三孤無屬故未之詳又或成王所加也餘則六卿之所掌及巡狩述職五服之制其實皆同人不之考耳兩漢六朝官無常制鮮有盡善隋唐始稍師周禮然亦未得其意後之設官者雖曰創制因時要終以周禮周官爲極哉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已見閭胥以歲時書其敬敏任恤者　族師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　黨正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比校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三年大比

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
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
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司士司馬爵官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凡邦
國三歲則稽其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此自古登賢進能之法周禮王制詳略互見要無不同
後世徒以文章取人而欲得人之實用也烏可得歟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
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
爲先者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

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詖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

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嘗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蓄縮不敢有爲苟循故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目伺閒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古聖人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用之求之有道而已取

以身則賢者至四
才器使則能者奮
人君毋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之難也夫以人主之勢心
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
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
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
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
篤耳
楊龜山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
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

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心誠意於堂阼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此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

偏黨反側黯暗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

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論相者求其適己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矣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

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强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吾不信也

古之教者莫不以德行爲先若舜命司徒敷五教命典樂教胄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

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辭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古人教人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激汰至于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但知爲無用之空言而已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

凡爲時文以射科甲者亦非盡不知學古之爲有賴于用然卒之一爲時文便不反之爲已盡務實之心不勝其僥

槃之念也予政兄嘗為予言族兄某某謂之曰兄所講學非不精切但某輩用不著問以何故卻用不着曰吾輩講經作文以賺科甲耳何用如此切切為哉因歎息曰古之小人猶慕榮祿尚須外託君子未有自明言為賺騙者今則自安于為小人而恬不知恥矣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輯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接物之間或未盡善而將以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微而澤極乎光

大耳

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

呂東萊曰井田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於農工商不與焉古者取士於田野取其民之秀者以其質朴故也農民朴商賈奸此素所習者然也今使農家子與商賈之子同執筆爲八股則農家子之文必不及商賈之子之文也明矣以文取人而又重之以賄賂聲勢請託可勝歎哉

治歷明時

王者繼天出治則無事不仰體天心而敬天授時尤其首務矣蓋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至教故朝必順時而布令野必因時以興功固未有不明於天不順於時而有以釐功熙載者是故因日之行天一周而定歲凡三百六十五出入有零而行天一周復於故處也因日行之南北遠近而成四時日行南而冬行北而夏而北之中為春秋分因月行之晦朔弦望而分十二月月之右旋速於日故日方二十七出入而月己周天日二十九出入有奇而月復追及於日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故與日會則光盡而為晦己會則光復生而為朔日去日遠近中則光半而為弦與日對則光滿而為望過此復弦而至於晦○月無時不受日光但月下於日故與日會則其光在上而人不之見及去日稍遠而光處微露於下則生明及與日四分天之一則側受日光而下見其半及中分天度與日遥對則其受日光處正在下而人見其光滿也因日之一

出一入而爲日，因日之晨昏晝夜而分時（半夜子雞鳴丑平旦寅日出卯食時辰隅中巳日中午月斜未晡時申日入酉黃昏戌人定亥）時分而刻（古歷晝夜百刻每時八刻有零今只作九十六刻每時八刻）刻有分（明大統歷刻五十分今每刻只作十五分）因即以日一日之行爲在天之度（日出東入西此隨天左旋而一周天也然日一出入而猶不及天行之速則以不及處爲一度此爲右旋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三時少欠而右旋一周還於故處爲一歲故分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所以紀日之行也）以日月所會之度分天爲十二辰（天無星處皆日辰分十二辰以紀日月之會寅月日月會於娵訾卯月日月會於降婁辰月日月會於大梁巳月日月會於實沈午月日月會於鶉首未月日月會於鶉火申月日月會於鶉尾酉月日月會於壽星戌月日月會於大火亥月日月會於析木子月日月會於星紀丑月日月會於元枵）以日月所經歷之星爲二十八宿附於天以紀天度指天之軸爲南北極（軸天不動）

處所以運轉者也南極在地下中國不得見北極出地上常見不隱指極旁小星謂之曰極星去北極半度許又謂之都星極星前大星曰紫微即帝星紫微之左右藩曰紫微垣左藩八星右藩七星垣右七星曰北斗視斗杓初昏所指方隅以定月之所建分地之方隅隸十二支而視斗柄所指為月建也昏建以杓即柄也夜半以衡晨建以魁魁斗首也去極九十一度有奇以守分天度曰赤道日所經行斜絡赤道者曰黃道赤道黃道皆推步者象天而設色以識之以分經緯度及日行南北之準者也二十八宿在黃赤二道之間黃道半入赤道內遠者二十四度半出赤道外遠者亦二十四度於是測昏旦中星而知日之所躔之宿度日之所在其星不可見故觀昏旦及夜半之中星則可以推日行所在之宿度矣晷日所行之南北而可定一歲之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晝夜長短刻分

矣日行黃道在赤道南二十四度而冬至正交赤道而春分在赤道北二十四度而夏至又正交赤道而秋分日在赤道南則晝短夜永而寒日在赤道北則晝永夜短而暑日正交赤道則晝夜分而寒暑平然一歲之周二十四氣凡三百六十五日三時而月十二會大盡小盡只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以有氣盈朔虛月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以月有大盡小盡以歲三百六十日計之則日之未及天者五日三時是為氣盈而月有小盡又少五日七時有奇是為朔虛是以月會日前節氣日卻而積餘置閏之法生焉積氣盈朔虛而置閏閏以九百四十分為日法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為月法每歲得氣盈四千九百三十五分朔虛五千二百九十二分合得一萬有二百三十七分為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故三年一閏而仍餘五年再閏而又欠八年三閏而仍欠十年四閏而仍欠十三年五閏而仍欠十五年六閏而大欠十八年七閏而盍欠十九年則氣朔均而為一章然尚盈九十一分故二十七章

五百一十三年爲一會三會則一千五百三十九年而爲一統閏朔無餘分三統則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而爲一元閏朔無餘分值甲子歲首此漢太初歷法也然大約三十二月而一置閏推至無中氣之月則閏月也要之章法以十九年爲率而前後之閏月略同矣

識氣朔之算而立紫炁又或云炁以識土木之交道

月行九道而生羅計謂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合黃道爲九道月行道交入黃道內爲陰歷交出黃道外爲陽歷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行青道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行白道春入陽歷秋入陰歷則行朱道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行黑道陰陽之交則與黃道合入陽歷爲羅睺入陰歷爲計都此皆歷家所點識以便推算者也其實九道止是一道以月行別有小輪附黃道左右六度之間故月輪或高或下或出或入而見爲有九道也羅計二點常亘相對而每月順移所以識相月之交道也

月有高下遲速而立月孛月行平則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遲則十一度餘速則十四度餘蓋近下則行疾近上則行遲而月孛則月行小輪最高之處遲速之交也、

月行正交黃道

而值朔望則有日月蝕（月朔與日會月望與日對然不正交黃道則月或在日南或在日北而不相衝掩惟朔而正交黃道則月掩日而日食矣望而正交黃道則月抗日而月食矣○月食先儒謂日體中暗謂之闇虛望而月當日之闇虛則不受光而食西學云日月正對則地毬在中日光為地毬所隔月不得受日光故食此似較是）至於五緯（土木火金水）則亦附天而與日月同其右旋以有高下（西學分天九重之說）遲疾順逆留伏（西學有五星各有小輪之說）各有所主（如土司福木司歲二星所在為福德火司法主刑金附日水主農功及九州分野之類）故序歲時月日以秩作訛成易識地德虔天刑察休咎災祥以致恐懼脩省時豫備脩人事此古今治歷之大凡而敬天勤民之至意也顧自伏羲畫八卦（卦氣陰陽消長已顯天地造化）黃帝作調歷（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象大撓作甲子而容成總之）少昊立歷正（如元鳥司分伯趙司

至青鳥司啓丹鳥司閉而鳳凰爲歷正是也顓頊稱歷宗謂乙卯歲之寅月月朔子半五星合于營室是爲歷元至是而歷愈詳故後世稱爲歷宗蓋七政合貫卽可爲歷元不必年月日時皆甲子也帝堯命羲和帝舜在璇璣而歷法亦已大備矣夏后殷周三正迭建政令於是乎頒王迹於是乎寓降及春秋而魯晉各有其歷於是司歷過矣置閏差矣告朔廢矣爰及暴秦始用亥正歷無定法而欽若昊天之意渺然其不得見自漢而後歷法乃日以精密漢初張倉用顓頊歷司馬作太初歷本鍾律以起算稱爲有法及劉歆作三統歷東漢李梵作四分歷積算始密劉洪作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魏楊偉作景初歷始立交食起虧衡晉杜預作長慶歷姜岌作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撿日宿度所在宋何承天作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候氣魏崔浩作戊寅元歷南朝祖冲之作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張子培

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隋張胄元作大業歷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之術劉焯作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及推黃道月道之法唐傅仁均作戊寅歷始定月有三大三小命度起虛六李淳風作麟德歷始進朔以避晦晨月見一行作大衍歷以著爽起算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吸軌漏交食之異劉歲星差合術憲宗用元和觀象歷徐昂造長慶宣明歷始悟日蝕有氣刻時三差邊剛作崇元歷始立相減相乘之法以求黃道月道周王朴作欽天歷始變五星之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宋初用應天歷李琮作明天歷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姚舜輔作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宋末用會元歷元許衡作授時歷耶律楚材作庚午歷郭守敬始造劉簡儀高表遇其測實數以晷影爲主歷法益精明劉基作大統歷大要因授時歷之舊萬歷庚戌炭道南始薦西洋諸臣纂修歷法崇禎庚午徐光啓督修上之爲崇禎歷書至西學利瑪竇羅雅谷龍華民艾儒略湯若望穆尼閣諸人而算盡忽微巧窮幽奧器奪神靈矣如謂天有九重日行遲速有限月及五星各有小輪四餘之非星歲差由經星行度之不及靜天月食之障于地毬日月食不

同之有視差氣差皆可詳窮極渺而實確乎可據至于
象限儀百游儀地平儀弩儀天環天球紀限儀諸器及測
候諸晷及遠鏡及沙漏水漏之類視古之圭表景
符渾天儀簡儀諸器尤爲巧妙精切百倍于古矣然古之
歷疏而切於國計民生之用後之歷密而無當於始和布
合之重且分野分星之說五星陵犯之變孛彗欃槍之見
俱舉而付之爲不足徵驗是謂天變爲不足畏而何以動
人主恐懼脩省之端又國家大政百工庶職之所當脩者
既不須之日書而惟雜以刑德王相建除之說爲陰陽魁
擇一偏之言則雖精而奚有當哉況西學亦原不言魁擇
也

易革卦大象傳曰澤上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天時革於上庶政革於下撫辰凝績乃所以順承天也

書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

歷數

曰協用者欲人之與天合而不違也

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曰明都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

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曆推之象驗之也日者曆之主月者曆之輔星辰者曆之紀曆象星辰所以曆象日月也治曆所以明時授時所以興事作訛成易釐百工熙庶績凡以爲民而已授時卽授此作訛成易之時也分方以測驗之驗之日晷驗之日夜永短驗之昏中之星又觀之民物之舒促庶幾時得其正而事之因時者可以均平秩序也月會有常而時以日卻不閏月則時不定故置閏所以定時而

成其作訛成易之歲功也○堯時冬至日在虛故昏而昴中至周秦間而冬至日在斗故昏壁中（見月令）今之冬至日在箕初則昏之中星室矣此歲差也程子曰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御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陽盈陰虧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朱子曰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漢洛下閎言百年當差一度及劉淇作乾象歷有歲之法晉虞喜始立差以追其變以五十年日差一度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隋劉焯折衷二家請七十五年差一度劉彤以四十五年差一度梁虞劆以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唐僧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大明歷以四十六年差一度統天歷以六十七年差一度元授時歷以六十六年差一度明大統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萬歷中西洋利瑪竇仍約以六十八年八閏月而差一度熊良孺以六十七年差一度方密之

以六十餘年差一度游予六考帝堯甲辰冬至日在虛七夏不降乙未冬至日退女十一商武乙丙寅冬至自在牛七周簡王丁亥日在斗二十三秦莊襄王壬子日在斗二十二漢太初丁丑日在斗二十晉太元甲申日在斗十七宋元嘉癸酉日在斗十四唐開元甲子日在斗十宋慶歷甲申日在斗五度宗戊辰日在斗四元至正辛巳日在箕十洪武甲子日在箕七嘉靖甲申日在箕三則天道徵邪之間亦有遲速不可以年限也西學謂歲之差實係恆星前行與七政無與烜按在外轉者恆速在內轉者恆遲此自然之理觀日月五星之遲速可見矣日月五星之行又各自有高下遲速留逆則恆星之在天亦猶是矣殆未可以一定之數求之也

星考

中宮天極

五星第一前星曰太子次日帝三日庶子四曰后五曰都都郎天樞極星也朱子曰北辰是天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綠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個記認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也○宋天文志舊說皆以樞星為極皇祐中以銅儀管候之其不動之處猶在樞星末一度餘也

紫微垣

[illegible]八星曰左樞曰上宰曰少宰曰上輔曰少輔曰上[illegible]少衛曰上丞西[illegible]七星曰右樞曰少尉曰上輔曰少輔曰少[illegible]

上衛曰少衛曰少丞兩藩之間曰閶闔紫微垣為宮禁之象日月五星所不入也

天乙 在閶闔之南主天道小明則殷和大明則凶

太乙 在天乙之南明則吉晴則凶

北斗 七星在西藩之外自一至四曰魁自五至七曰杓四五之間曰衡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又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魁主華以衡殺中州河濟之間杓主海岱以東北

太微垣 在翼軫之北右藩四星曰上將北間為太陽西門曰次相北間為西華門曰次將北間為太陰西門曰上相左藩四星曰上相北間為太陽東門曰次將北間為東華門曰次相北間為太陰東門曰上將前二星曰右執法右間為右掖門曰左執法左間為左掖門二星之中曰端門齊明則將相同心其中有有五帝座此天子外朝之象日月五星所由受命之處也

少微 四星在太微西北一曰處士二曰議士三曰博士四曰大夫明則賢才舉

軒轅 十七星在少微西北其右星曰司民左星曰少司民前星曰御女主民之歲籍男女之事又軒轅為權太微為衡也

三台 六星兩兩相比三公之象上台近文昌中台接軒轅下台抵少微上台司命中台司中下台司祿又曰天

皆之象三台平則天下安

文昌

六星在北斗魁上曰司命曰司壽曰司祿主天下文德之事

天市垣

在尾箕之北左籓曰宋曰東海曰燕曰徐曰越曰吳曰齊曰中山曰九河曰趙曰魏右籓曰韓曰楚曰梁曰巴曰蜀曰秦曰周曰鄭曰晉曰河間曰河中其中有帝座此天子詢萬民之朝又巡守朝會之象謹權量審法度之所也

蒼龍七宿

角

二星南北直古九度今十三度其間天門內天庭也右角為將主兵左角為理主刑其北三尺曰太陰道七政由其中則天下安入其陽則旱入其陰則水月犯左角水金犯右角火乘左角旱火乘右角水明大則王道平

亢

四星古十二度今十度亢為天庭為疏廟又主疾病明則吉動則凶此蒼龍項也

氐

四星十六度氐為天根亦主疾病

房

四星五度為天駟又為天子內房中曰天衡南二星為陽環北二星為陰環日月出其中主靈主馬占與角同

心

三星六度為大火中赤者曰天王前太子後庶子又為明堂日月五星祀之多主兵旱又主火災

尾

九星十八度為後宮為九子箕尾之閒曰九江口主水

箕

四星十度為熬客主風五星犯之主兵箕徙入河百姓流亡

玄武七宿

斗

六星二十二度南二星武庫主兵中二星天根主爵祿杓二星天倉主積聚明大天下安 牛 六星七度爲犧牲曰積路主道路曰積火主旅食曰積水主關梁 女 四星十二度主藏瓜果又主嫁娶布帛女工之事五星犯之主帛貴女子凶 虛 二星九度爲哭泣主死喪及祭祀 危 三星十六度爲蓋屋主墳墓宮室市塵星犯之主水 室 二星十八度爲清廟爲離宮主廩食及土工營造 壁 二星九度爲壘壁又曰天池主文章圖畫亦主土功之事

咸池七宿

奎 十六星十七度主牧苑又主文章又爲天豕爲天目主溝瀆之事 婁 三星十四度主牧苑又主聚眾之事 胃 三星十五度曰大梁爲天倉主積聚 昴 七星十二度曰髦頭爲白衣會爲胡兵主兵喪口舌訟獄之事 畢 八星十七度好雨主邊防用力陰謀之事又爲附耳主街巷月經其陰則雨經其陽則否衝其中主大水 觜 三星半度爲虎頭主保聚主收斂 參 七星十一度爲白虎其後伐四星爲虎尾主兵威刑罰之事

朱鳥七宿

井 八星三十度爲天南門主水泉星犯之主水 鬼 四星度半爲視明察奸主祭祀疾病死喪東北主積馬東南主積兵西南主積帛西

北主積金中白氣曰積尸星犯之主疾疫柳八星十四度曰天厨爲鳥味主酒食及雷雨工匠土木之事又主水星七星六度爲員官爲鳥喙爲赤地之府主衣裳又主烽燧守盜賊張六星十八度曰御府主器用主禮樂主長養萬物之事翼二十二星二十度爲鳥翼曰天旗主文物聲名旌旗及逮賓軫四星十九度曰天車又曰喪車主任載及察殃咎月從之主風星犯之車馬貴餘不恐載

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考焉以貳六官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

六典八灋八則皆冢宰所掌也太史掌其典籍以副之使知所考而頒歷之事總焉此布政授時之所以合一而識往昭來之所以無舛也夫正歲年所以序事則曷

朔之頒皆與禨則之所繫天人一矣漢司馬遷爲太史
實掌天官則猶有古之遺意自此而後史與星歷分職
則天時人事杳不相應史氏徒尙文章星歷流爲技藝
以至若子京唐史年月屢異永叔五代史不記災異而
天臺頒歷無關庶政孤虚旺相紛擾支蔓所謂敬天授
時者果如是乎噫何舉世之不察耶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
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辨四時
之敘
馮相保章皆太史之屬馮相掌其常而保章察其變也

敘事作訛成易之事會天作猶言順天時也致日察晷

景樹八尺之臬于日中以觀景之長短以土圭度之冬至之影丈有三尺夏至之影尺有五寸此土中也詳見下篇

致月占宿度也

左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端緒也正也造歷之端卽歷元而每歲之端則冬至也一歲之正二分二至四時之中也每月又名有中氣舉分至而四時正舉中氣而十二月正也中氣不在此月之中則當置爲閏矣此以氣盈朔虛而中氣日遲則閏

閏所謂歸餘也序不愆事不悖卽遇相敘事會天之意時正令順治歷凡以興民事而已杜註謂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于今年三月故曰非禮補正云古人凡閏皆在歲終觀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屢書後九月可知矩按傳言歸餘於終則補正說是若是誤閏則只當言司歷之過不得譏以非禮也然後世月無中氣則隨時置閏於法尤密又不得泥歸餘於終之禮矣

孔子曰行夏之時

邵子皇極經世以三十年為一世十二世為一運三百六十年三十運為一會一萬零八百年十二會為一元十二萬零九千六百年元自子會之半而天始開至丑會之半而地始闢寅會之半而人物始生此固荒遠難稽然理亦如此然以歲言之則子月

而一陽復丑月而地膏動寅月而草木生人始動作以日言之則子時而日東轉於地下丑時而地氣動寅時而天始旦人始興此亦明微也矣顧所謂行夏時者欲其於順時布政皆夏令是尊非徒以建寅為歲首而已也

游子六謂歷法當以天為定盤以黃道為定圈以十二宮為定節氣以道從深定宮以冬至為歲首以日躔一日為定度以日到宮紀日以月到宮紀月以星到宮紀星如此則無歲差無氣盈朔虛無閏月節氣無月古月尾而節定歲無新年舊年而歲定歲歲此日立春歲歲此日立秋而天定歲歲此日與農歲歲此日講武而人事定節節此日數歲歲此日數而日定一歲還一歲一節還一節天道合人事齊是為天歷恒按天數之不齊非可強也郎如其說是無閏月而有閏日豈所餘三時自無處安放也且日之在天氣候難審月之朔望人所易知故古聖人協于月以分藝若廢月法紀日而以日到宮紀日則愚民無歷者將不知歲時矣豎[illegible]

日行夏之時如之何其可易也

以上敬天授時之事

舜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堯典首命羲和及堯命舜攝事而首察璿璣玉衡蓋人君繼天出治必其明於天行聽無聲視無形敬天勤民而後可以鎮安天下也豈後世術數一家之說而已哉

○璇璣渾天儀之制蔡傳詳矣今所制更為精密略述其概外設三輪水以臬之以知地平針以指南以知子午繩而懸之以知上下於是設平環為地平刻先後天八卦十二宮八干四隅在地之方位於上設側環為子午規為天經環設南北極

為圜軸虛中內向上刻去極度數直跨地平半出其上半入地下斜倚環為卯

酉規為赤道上刻赤道度數橫繞天經交於地卯酉赤半出地上半入地下是為六

合以三輪合之為六合經緯度數皆可四八取一為八觚又為象限此渾象第一重也

次內又設側環子午規為天經而外貫於天經之軸挈

卯酉規赤道又倚斜環為黃道上刻黃道宿度繞子午規絡黃道規出赤道南二十四度入赤道北亦二十四度黃道規近北處為晝長規近南處為

晝短規皆絡於子午規上此舊三辰儀以日月星之行於是乎考也

又於三辰子午規內設冬夏至規外貫子午規南北極

軸內更設對貫黃道極軸去南北極軸各二十四度中貫地毬挈日

月輪冬夏至規內設日輪規以聯太陽應黃道旋轉日輪規

內設月輪規規上設月遊輪徑十二度此月行九道小輪也以擬太陰規循黃道其遊輪則出入黃道左右六度之間當中為地毬形皆貫於黃道軸則日月交食於是可審此渾儀之大略也〇七政考日月已見歲星約十二年而一周天近日十二度而夕伏與日合日合伏各十六日八十六刻各行三度八十六分晨出東方在日後也疾遲由疾遲疾漸遲共一百十二日共行十七度八十六分留二十四日遲極則留留晨退夕退各四十六日五十八刻各退四度入十八分十二秒半留二十四日遲疾共一百十二日行十七度八十四分而又夕伏主人君道德之事所在之國不可伐可以伐人超舍曰贏退舍曰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祇色赤早隱則水動搖芒角凶兵熒惑約二年一周天夕伏合

伏各六十九日各行五十度晨出東方疾遲共二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十六度留八日晨退夕退各二十八日九十六刻四十五分各退八度六十五分六十七秒半留八日遲疾共二百八十四日行一百六十六度而又夕伏常以亥月入太微垣受詔出行列宿主人君巡守行師之事在天為執法所守之宿下主旱行一舍二舍為不祥東行疾失度則兵聚東方西行疾則兵聚西方其精變童謠填星約三十年一周天夕伏合伏各二十日四十刻各行二度四十分晨出東方疾遲共八十六日行七度六十五分留三十日晨退夕退各五十二日六十四刻五十八分各退三度六十二分五十四秒半留三十日遲疾共八十六日行七度六十五分而又夕伏主福德失次一舍二舍而上主大水失次而下有后戚色變芒角

凡木火土星行遲於日而輪高（土星最高木星次之火星又次之以高於日故行遲）順行近日夕伏遠日晨見漸遠則遲與日三分天之一則留（如日在午宮而星在寅戌宮也）與日對沖則逆逆而三分天之一復留以漸遲疾又順近日（緣五星各有小輪附黃道在右七八度之間行近下輪由疾而遲至下則留復下向上由遲漸疾甚復進至上則又留也凡順近日故伏爲日氣所沖則止而留對沖則逆）

太白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三十九日各行四十九度半）夕見西方爲長庚疾遲（共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留（五日）夕退（十日九十五刻十三分退三度六十九分八十七秒）夕退伏（夕伏凡六日退四度三十五分）合（日合）退伏（同上）晨退（如伏）夕留（五日）遲疾（共二百三十一日行二百五十度五十分）而又晨伏

其晨退見東方曰啓明也其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在野

象物與日同南北之行曰嬴與日分南北之次曰縮與日抗則晝見過丙位曰經天所守之宿其下兵起辰星歲一周天晨伏合伏各十七日七十五刻各行三十四度二十五分夕見西方疾遲共二十七日行三十一度五十分留二日夕退伏合退伏各十二日十八刻八十分各退七度八十一分二十秒晨留二日遲疾共二十七日行三十一度追及于日後而又晨伏主溝洫土功之事出違時天下饑出舍爲不祥地動金水較太陽行疾行先太陽則晨伏夕見逆行反是其與太陽遇亦夕伏晨見也金水小輪方其斜下斜上則見爲遲直下直上則見爲留及行上輪則見爲逆西學謂五星緯度卽小輪有高下加減差儒不知其有緯行一見金星在緯南北七八度之間輒

訛之爲失行非也炬按緯度廣狹誠如西學所推然日月之食亦有常度而人君則必引躬脩省不可委之當然之數也若以天變爲不足憂則介甫之亂宋小人之無忌憚矣○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又曰遲速不齊者七政之情性也

允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

赦

日食有常數而聖人不以常數委之謹天戒也天有禎祥不德則其禍天有變異戒之則其福遇天戒而猶不知懼滅亡無日矣仲康之時羿帝河北羲和貳心夏后不振月之掩日固其所矣仲康能戒是以尚克終身羲和尸官而不知警卒受王誅則謂日食之變羲和先當之可也可畏也哉○辰謂日月所會弗集于房會而不相和集於房宿也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季秋當在析木自堯至仲康歲差未幾蓋此月朔尚在秋分後故會大火此月望前方交寒露是歲當置閏也○護日左傳云

用牲於社伐鼓於朝公羊傳云以朱絲縈社穀梁傳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皆三大夫擊柝充其陽也

洪範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

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天人一理而以氣相通以誠相感故事得其理而氣和而天地之和氣應之事失其理則氣不和而天地之沴氣應之無或爽也君臣同此日自脩省而保極有終矣然箕子所陳其理如此君子脩其在己者而已若一一詭遇而求合之則董子繁露劉向五行或有流於鑿者君子又不盡取也○箕爲飌伯畢爲雨師箕象簸揚有風雨象也又室壁翼軫亦主風井亦主雨凡穿其中則應出其南則否

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

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保章主天文之變日月有薄蝕煇暈日月珥日月旁氣星有犯守失度芒角動搖及彗孛欃槍流客之類亦天下之故所繫也彗孛之類非星乃異氣塵埃之類所升騰結聚於空中以受日光而有光者也然空體輕清而下土不正之氣得以上干之則其爲不祥可知矣以爲無關於禍福之應則謬甚也星土古帝王所命祀於其官而後世居其地者因之因視其分之變以爲妖祥以反躬而消變也分野之說女虛危青齊斗牛女揚越尾箕幽燕房心

豫宋角亢氐陳鄭翼軫荊楚柳星張周三河井鬼雍秦蜀畢觜參河東晉胃昴冀趙奎婁徐魯室壁兗衛蓋大皞以木德都宛而祀在蒼龍故宛為角亢分神農始于烈山以火德教稼故荊分鳥翼黃帝以土德而都涿始纍桑女工而祀箕尾故涿分析木少昊以金德都曲阜而祀奎婁故曲阜分降婁顓頊以水德都濮而祀室壁故濮分室壁此五帝所主祀而後之居其地者因之也至若閼伯主火而居商邱故商亳命祀大火祝融火官而居檜洛故周虛祀鶉火此皆傳記之所可據者然則吳分南斗越分牛女青分虛危中山分昴畢唐分實沈雍梁分井鬼亦必有其由矣星有所象而命官以其事祀之精神所聚而天象亦若以類應之後世命祀雖廢而人心所擬卒未嘗變則分星所屬亦未之改殆并淺近滯泥之見所能及也史記觜參益州蓋已失考而注疏又直為之分地畫界李淳風輩加之以某郡屬某分入某宿幾度則天體圖轉地面平布安在見其有合談西學者又直并其說而廢之皆妄作也夫

十二歲之相蓋如太乙太陰歲旗售氣之說及五運六氣之類各以其歲而審其陰陽寒

煥之象蓋自古有其說而保章存之也星土各占其分歲相則通天下

雲物雲之色象分至望而書之雲水類故主豐荒降於民使知豫也雲物之占如青爲蟲赤爲兵荒白爲喪黑爲水黃爲豐之類又順其色多吉逆其色多凶又觀其方位之所在爲占又淮南子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澤雲波水之類

風和如十二節氣之風直時及方位而至則和反是則乖異及風角五音六情之類之占風氣類故有妖祥命之民亦使知備也八風分十二方位艮條風震明庶風巽清明風離景風坤涼風兌閶闔風乾不周風坎廣莫風亦以方位應時爲和反是爲乖也風角之說以時日干支分配五音而以本情合情刑情局情鈎情爲占又風雨賦之類皆是凡此皆以詔救政訪敘事則恐懼脩省思患預防而豈徒爲術數之學歟

左傳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天有變化則人有云爲人有凶吉則天見災祥天人之際毋相合矣書雲物爲備正儆天勤民之意左傳記之亦善僖公也○分二分至二至啓立春夏閉立秋冬

此以正月日南至則周以子月爲正而春秋因謂之春所可見矣

以上恐懼脩省之事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地特於天中之一物耳此節渾天之說人生在地故以地對天而言其實地對天不過地在天中

方廣堂一粟耳西學測地毬九萬里亦先儒所已見及也

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

朱子曰天運不息晝夜輾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

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個旋風下輭上堅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西學因七政高下分天九重謂月天金水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恆星天宗動天恆靜天也自恆靜天而下在外者恆疾在內者漸遲故七政遲速不同又曰天渾一氣不分嘗數只外剛內柔耳此西學所矜為獨得卻不知朱子已言之也至其所測天之高去地多

少里及其體大小周徑王謂日毬大于地二十倍則鑿而荒矣是蓋任數之過也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火之輕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蔣子六說天地多本于此語

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衮得不在舊時處了太虛空裏則西學恆靜天之說矣然恆謂無別的靜天邊只是太虛空如人立渾儀之外看渾儀運轉人立處卻在虛空處不在有渾儀處然渾儀自轉虛空自靜則謂之恆靜天可也究竟渾儀之轉由虛空處有人設法使他轉則虛空恆靜處正是神之所在正是天之主宰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日食在朔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西學月天在日天之下亦朱子所已言也合朔時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食此如日在北月稍在南然月下於日而人自北視南則月不得掩日矣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卽西學視差之說朱子已言之矣

太史公歷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歷劉歆作三統

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歷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歷皆只用之三年即差又曰大衍歷只是做得箇勢頭大衍數得闊其實差數只是一般

古之鍾律紐算寸分毫釐絲忽皆有定法如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為數窄狹不足以包之耳揭子宣曰歲何嘗有差止可謂之星差亦不可謂之星差但可謂經星周天若干年移一度耳游子

六曰歲差實係恆星前行與七政本行無異也因劉焯之有差一因太陽最高行度一因太陽本圈心去離地心漸次不等此二者自差之根或因測驗未合或因北極出差之高度未真此二者為偶差之根不然則太陽所成歲序終古若一今因實測實理則恆星經歲之間其實行實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零九分二十六秒四十三微常有定率以較日躔定用歲實實贏一刻零五分四十二秒以變經度得五十一秒為恆星周歲離四節而東行之經度矣烜按此即所謂天運行度如此者然朱子及蔡西山亦已先言之者也

月光無盈缺人看得有盈缺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對人在中間看見則其光方圓此即視差之故矣○月常有一半光

南極上下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唐書說有人至海上見南

極下復有數大星甚明此亦在七十二度之內西學有南極星圖

陸象山曰黃道日所行也月有九道其出入黃道不出六度嘗交則合故曰交蝕交蝕者月道與黃道交也西學月行小輪之說象山已言之矣

以上先儒言星歷之事

凡西學所言有合乎理數之自然者精密超遠每發前人所未發然要皆先儒已啓其端出不得先儒範圍其有任數而入穿鑿荒杳者則存之不論可矣

附天文圖

日行南北中道分節氣圖

日永日短圖

冬至日出辰初日入申正晝短夜長夏至日出寅正日入戌初晝長夜短春秋分則日出卯中日入酉中晝夜均矣其大概然隨地勢北極有高下以河洛則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地愈北則視北極愈高地愈南則視北極愈下故隨地度不同而日出入之時刻分亦異大約南方日永不及北方之永南方日短亦不如北方更短也至於節氣之交亦有遲早不同則以日行右旋自西而東而隨地經度不同故交節氣之時刻分亦異大約西方之交節早而東方之交節稍遲也○天度有闊狹大約南陸近故度狹北陸遠故度

午午丙丙丙巳巳巳巽巽巽辰辰辰乙乙乙卯卯卯甲甲甲寅寅寅艮艮艮丑丑丑癸癸癸子子

冬至 大雪 小雪 立冬 霜降 寒露 秋分 白露 處暑 立秋 大暑 小暑 夏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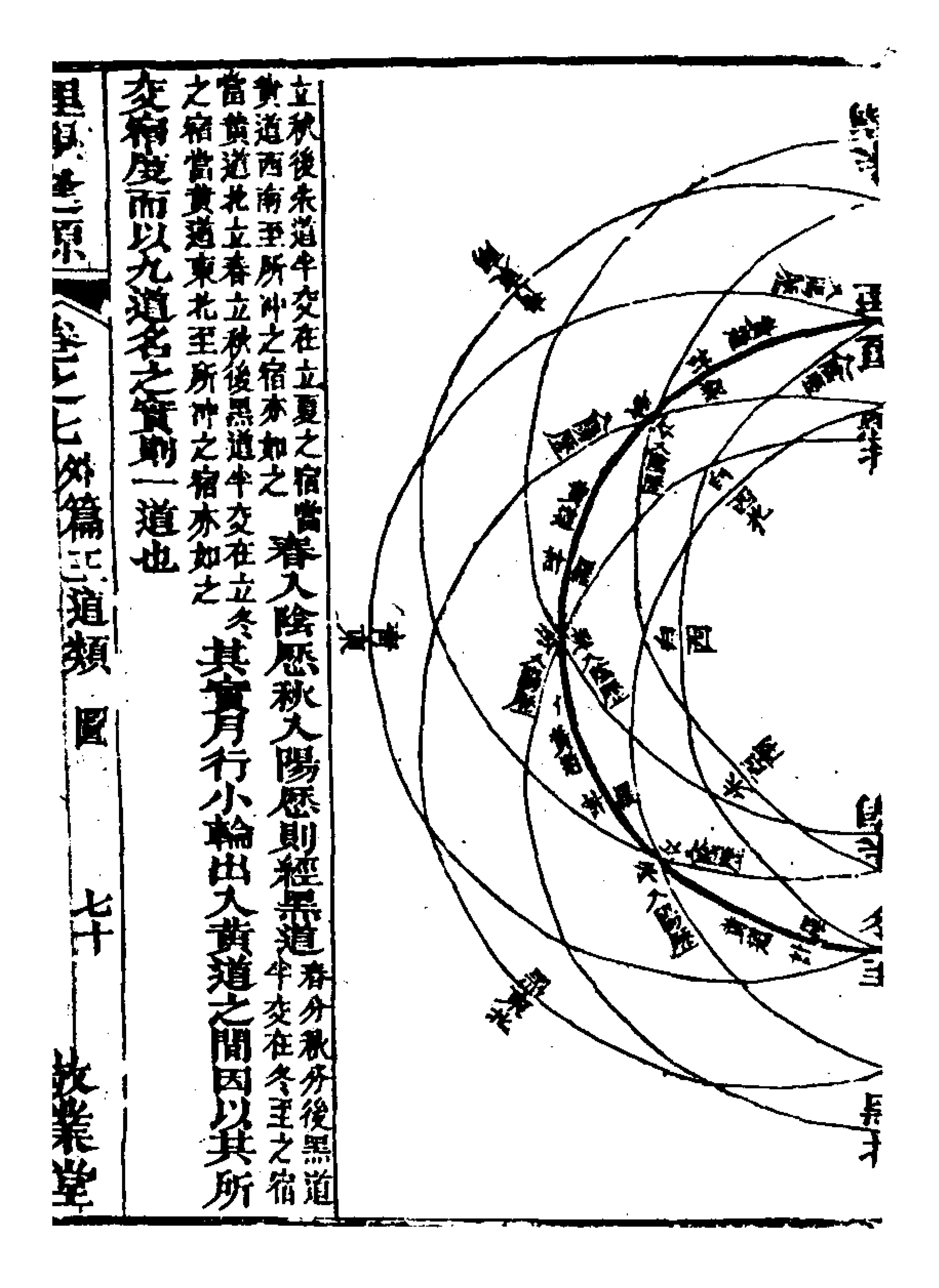
冬至 小寒 大寒 立春 雨水 驚蟄 春分 清明 穀雨 立夏 小滿 芒種 夏至

寛利瑪竇云計日行黄道積歳平分之數以天度計一日爲五十九分八秒有奇而冬贏夏縮冬日計日行一度一分有奇較平行盈二分故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而交一節氣夏日計日行五十七分有奇較平行縮二分故夏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而交一節氣然逐日有贏縮日從春分至立夏行黄道四十五度則歴四十六日十刻十分廪謂之空度日從立秋至秋分亦四十五度而歴四十六日三十八刻十分廪謂之共度是逐日刻數不特春贏秋縮贏縮之界不在二至在二至之後六度云



月行九道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經青道冬至夏至後青道半交在春分之宿當黃道東立冬立夏後青道半交在立春之宿當黃道東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冬入陽歷夏入陰歷則經白道冬至夏至後白道半交在秋分之宿當黃道西立冬立夏後白道半交在立秋之宿當黃道西北至所冲之宿亦如之春入陽歷秋入陰歷則經朱道春分秋分後朱道半交在夏至之宿當黃道南立春

月行九道圖



立秋後朱道半交在立夏之宿當黃道西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春入陰歷秋入陽歷則經黑道 春分秋分後黑道半交在冬至之宿當黃道北立春立秋後黑道半交在立冬之宿當黃道東北至所沖之宿亦如之 其實月行小輪出入黃道之間因以其所交宿度而以九道名之實則一道也

晦朔弦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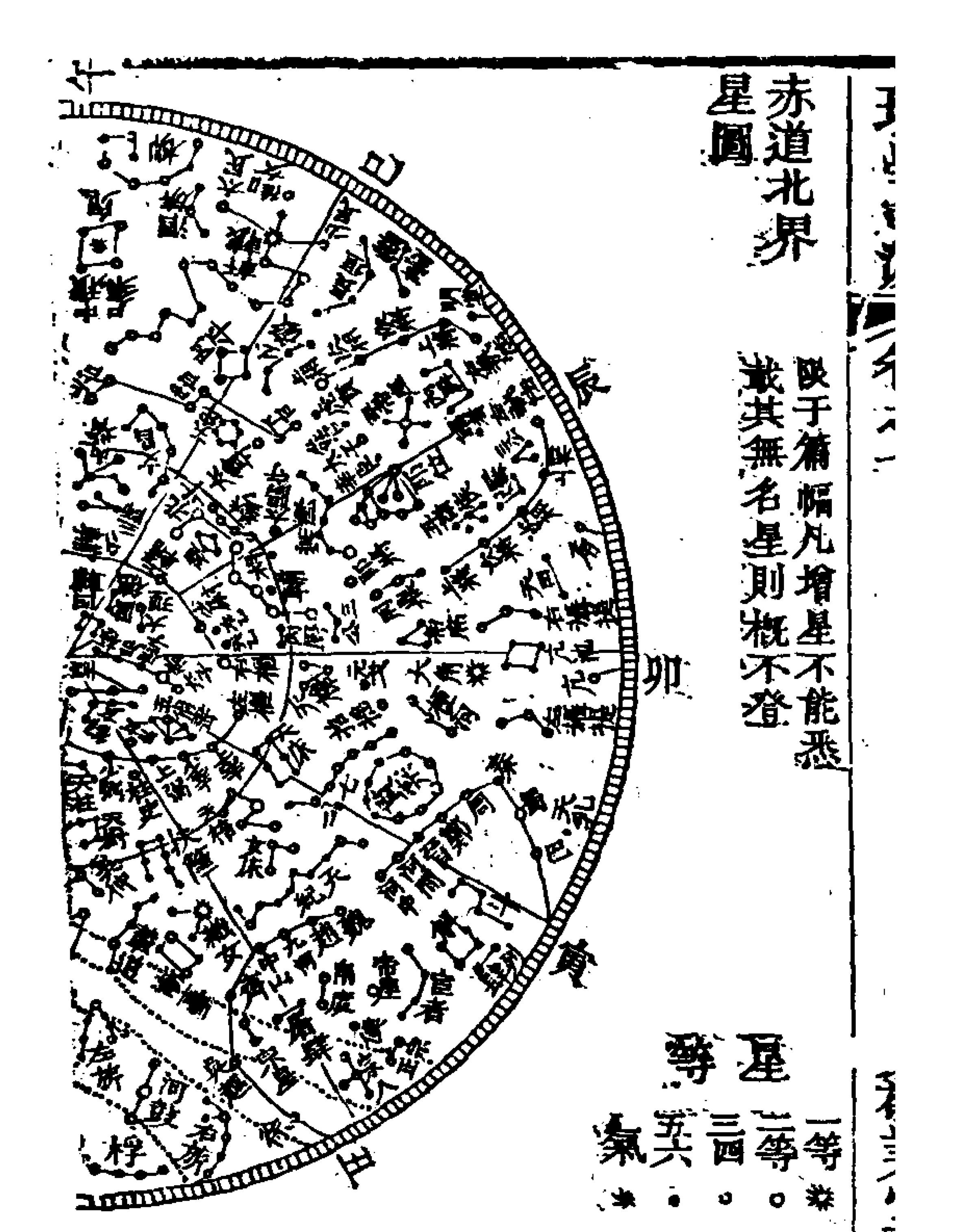
此假設以日月合朔在危至八日日尙在危而月在畢上弦望日日在室而月在翼光滿至二十二日日在室中而月在尾中下弦爲圖如此餘晦朔弦望可以類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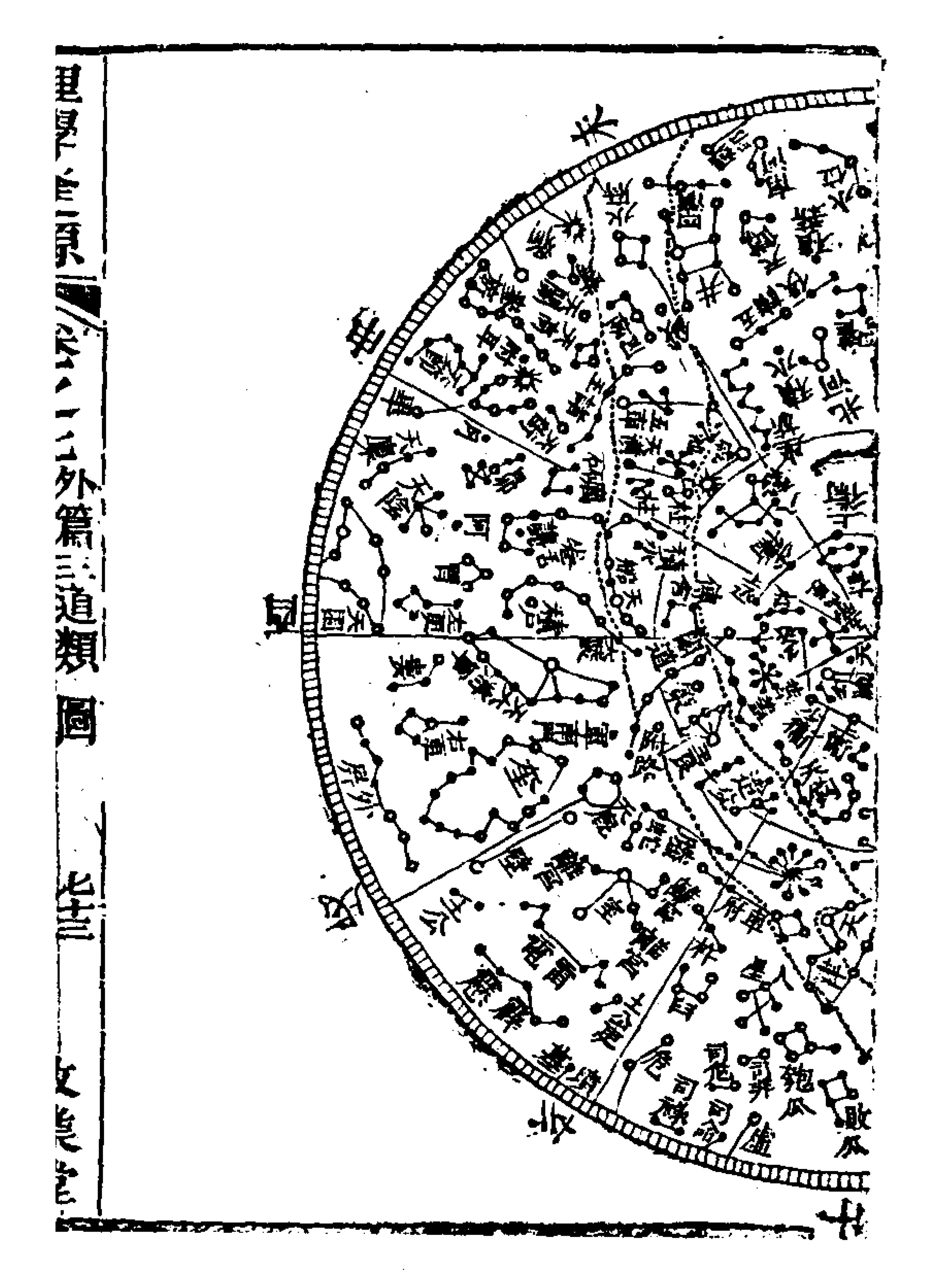
日月薄蝕圖

湯道未曰日食與月食固自有異蓋月食天下皆同而日食則否日食此地速彼地遲此地多彼地少此地見偏南彼地見偏北無有相同者而月食則凡地面見之者大小同焉遲速同焉經侯同焉惟所居子午線不同者則時刻不同矣蓋月一入景失其借光更無處可借其光也然距度有廣狹則月食有大小遲速月食時日離地有遠近則地影有大小不同故有食有不食焉

黃赤二道見界星圖

赤道
黃道
斗
角
亢
氐
房
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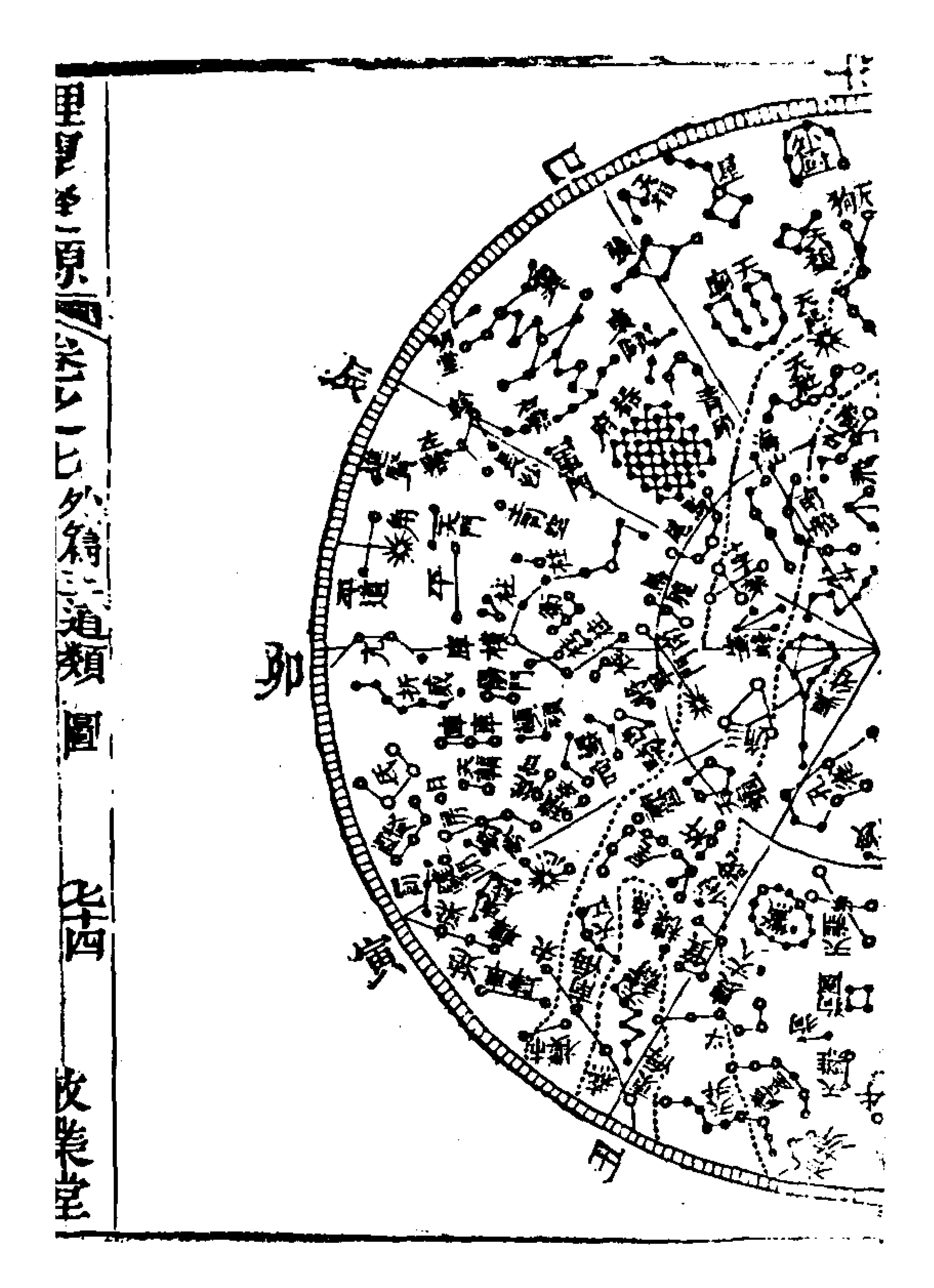

赤道北界星圖
限于篇幅凡增星不能悉載其無名星則概不登
星等
一等
二等
三
四
五
六
氣
巳
辰
卯
寅
丑



赤道南界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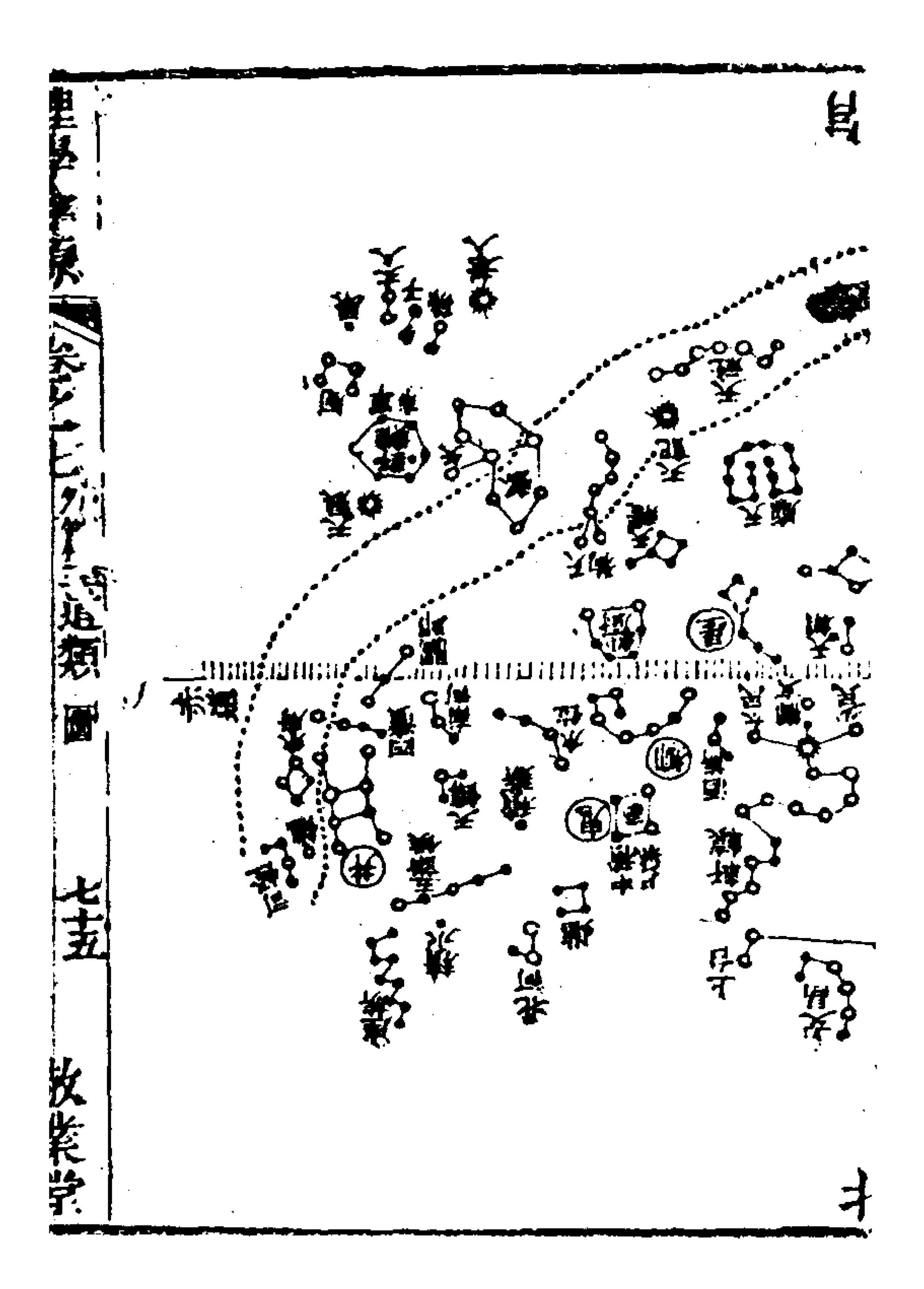
星等

一等 ✳
二等 ○
三四 ●
五六 ●
氣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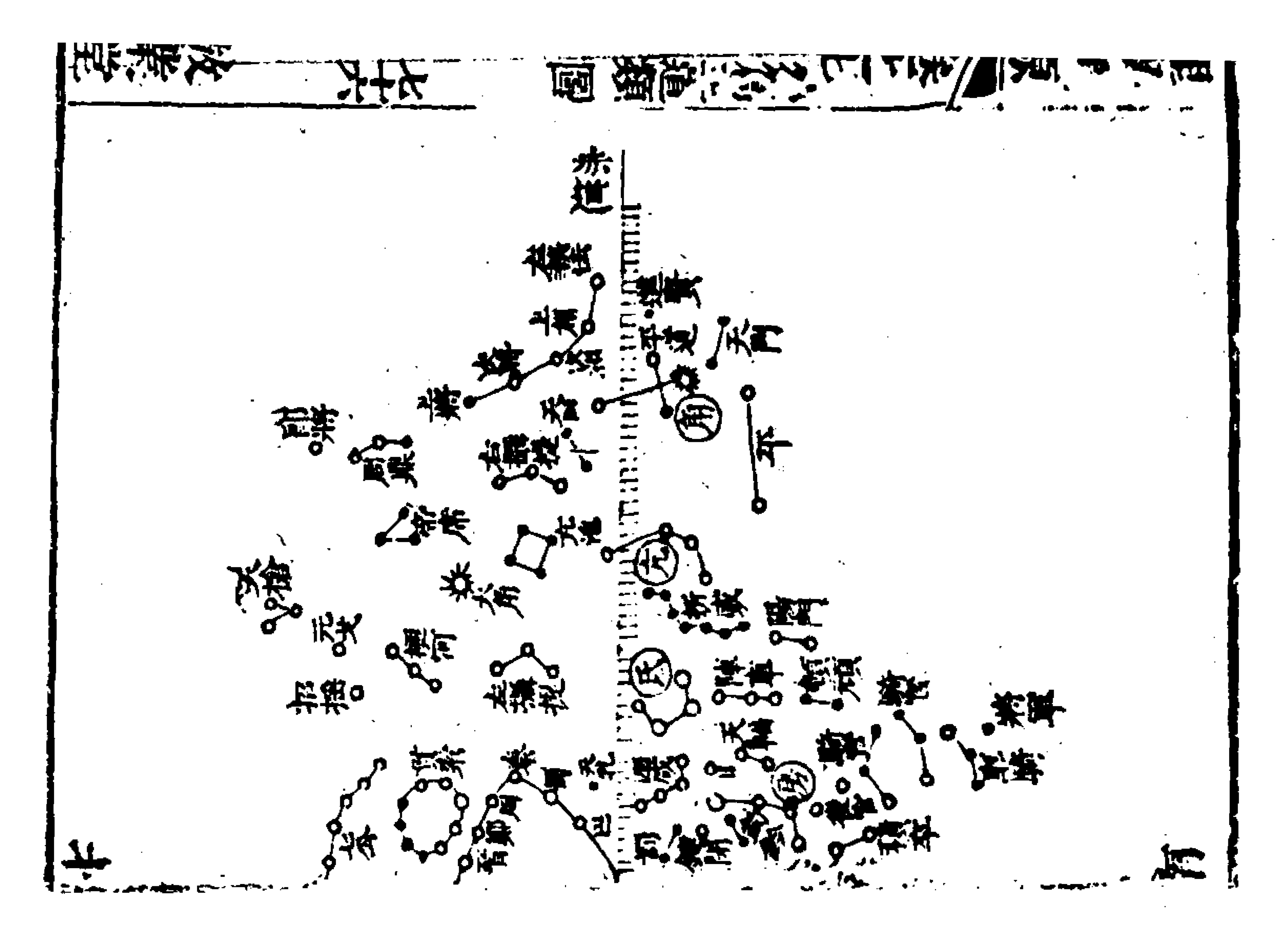

辰
卯
寅
丑

日中星鳥之圖

赤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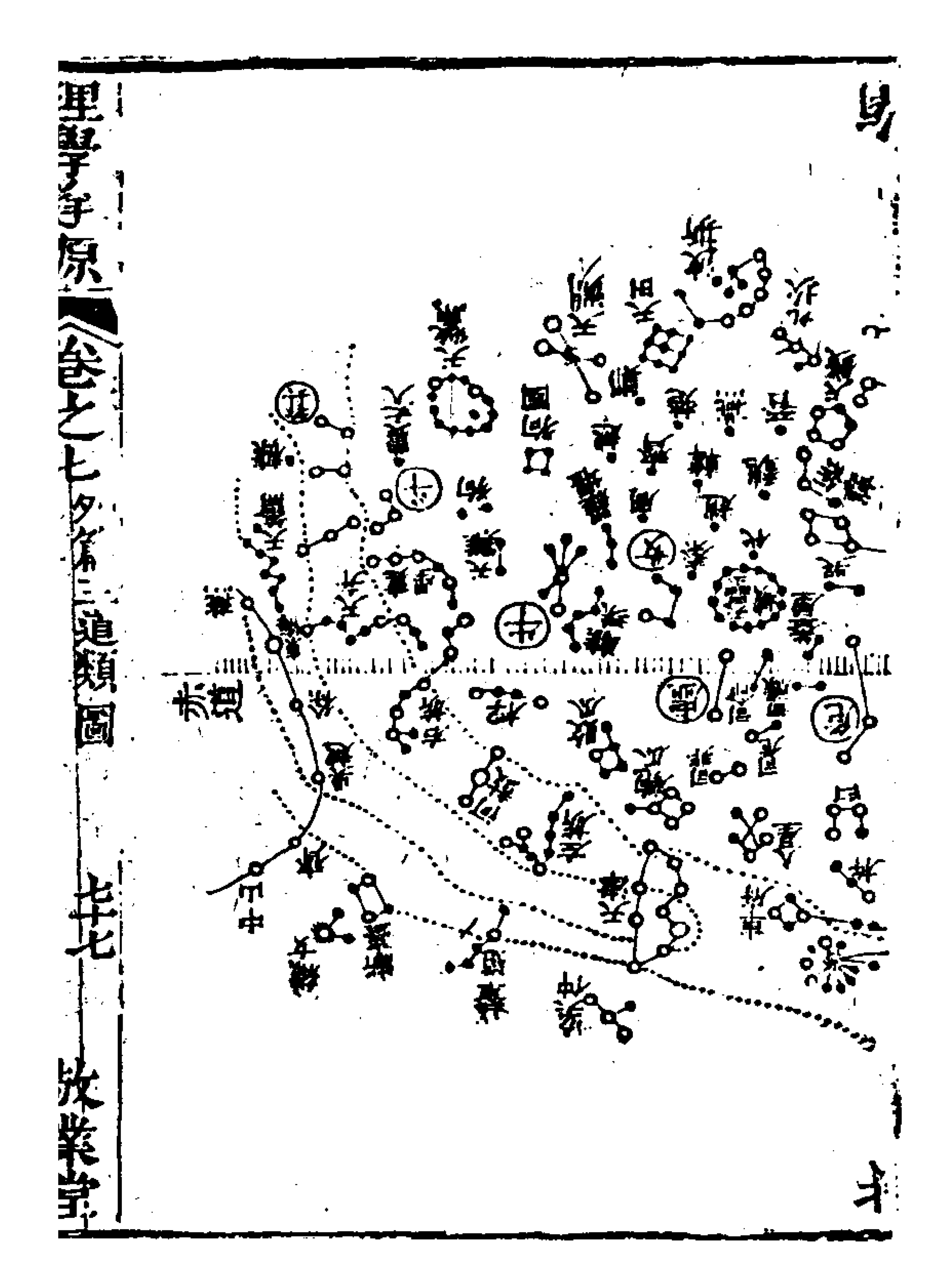


日永星火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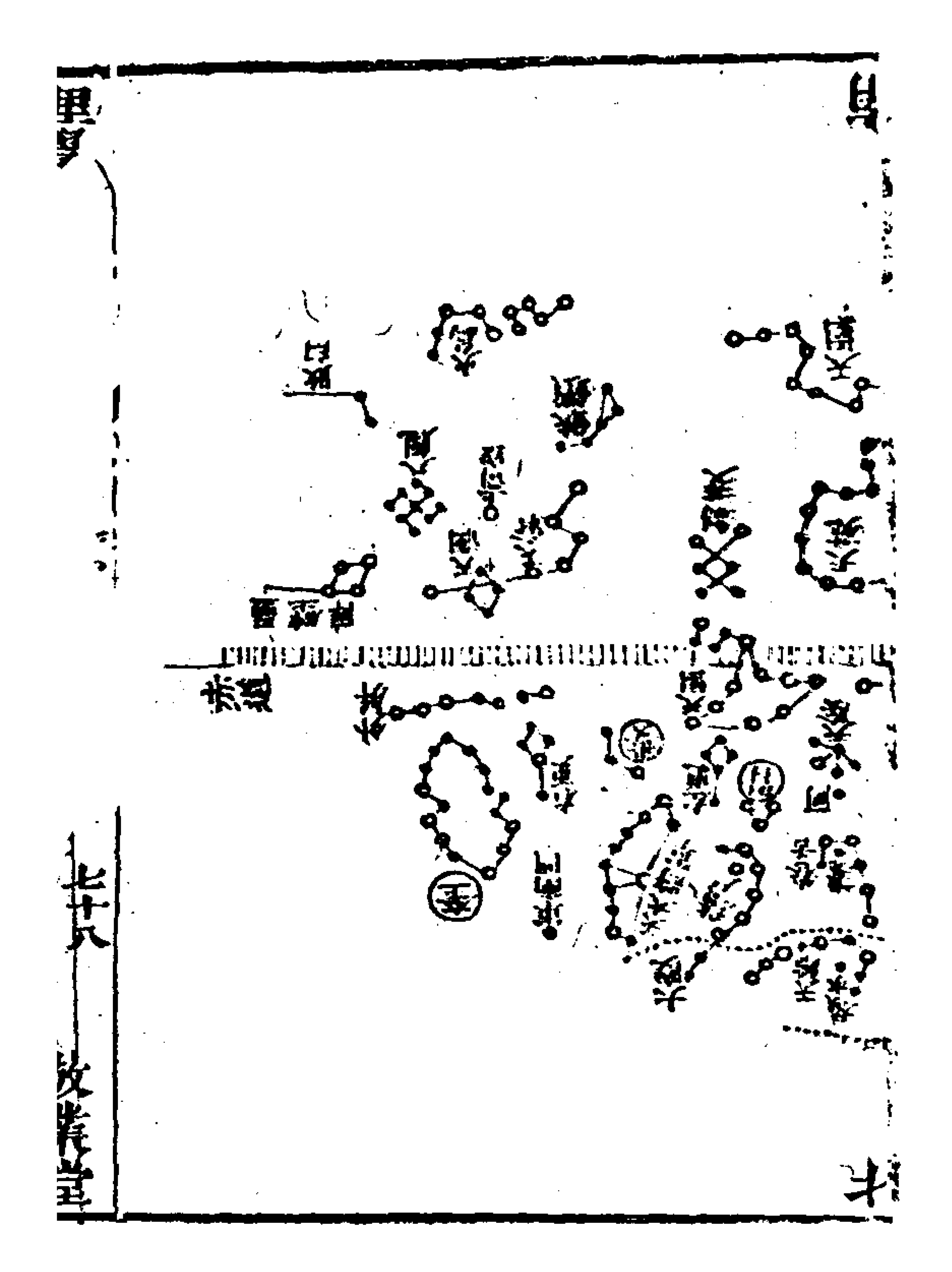

赤道
天門
平
角
亢
氐
房
大角
帝席
周鼎
梗河
招搖
折威
陽門
陣車
天輻

宵中星虛之圖

赤道


赤道

日短星昴之圖


赤道

邑後學 董賡颺纘承 汪立中品端 余最贊賢 余龍光燦雲 重校

邑後學俞鍠峻西同校開梓

卷之七終